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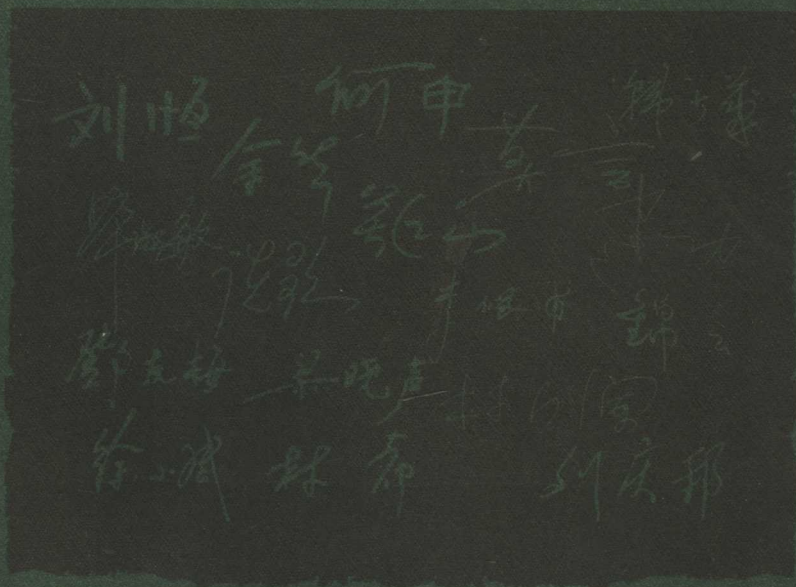


北京文学
1950~2005

《北京文学》55年典藏·中篇小说卷

现实一种

刘恒 / 章德宁 / 主编



 同心出版社

55
北京文学
1950-2006

北京文学五十年

现实一种 中篇小说卷(上)

主 编：刘 恒 章德宁

同心出版社

庆祝北京市文联成立 55 周年暨《北京文学》创刊 55 周年系列

活动组委会主任:吕浩才

副主任:陈世崇 陈志强 黎晶 索谦 张占琴
毕昆 李青

顾问:陈模 宋汎 马玉田

《〈北京文学〉55 年典藏》编委会名誉主任:林斤澜

编委会名誉副主任:

李清泉 浩然 赵金九 陈世崇 朱述新

编委会主任:黎晶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孙迅韬 刘恒 刘霆昭 李清泉 吴双明
杨晓升 孟亚辉 章德宁 傅用霖 傅雅雯
蓝春荣 解玺璋 谭谊

主编:刘恒 章德宁

责任编辑:蒋爱民

北京50年

序

上下

林斤澜

我与《北京文学》编辑部在一个单位里相处多年，现在出55周年纪念文集，叫我写几个字。正好遇上“高温天气”，我又是“高危人群”，戏言“天人合高”，也无可推辞。

拿过文集选目一看，觉得有些年头选得多，有些年头没有选什么，回想好些年单位里的“上下”，竟也杂乱。我不知道编辑部在干什么，想来他们也不知道我干什么去了。

我不能“编”大事记，也不能“辑”年表，就是一般的叙述也困难重重。

我当《北京文学》的主编，也只是20世纪80年代一段时间。那是闭关锁国多年之后，“开放”开始，外国思潮不分先后都是时鲜，随时水涨，随网上来。

“一会儿，满刊物的意识流。一会儿，编辑部里全是人与人不可理解，世界荒谬。一会儿想人非非。一会儿寻根……可就是生活还是‘泥河一样流’，文学的时尚，与生活的真实脱节。”

偏偏脱节的同时，叫人睁眼看见“一元化”的“皇历”翻过去了，闭眼也觉出来多元的气象，探头探脑而来。随着经济发展，文化也要与世界接轨。

世界早已思潮万千，策略万变，昨日恍如隔世。我们做美梦的，做噩梦的，都若梦中惊觉。究竟清醒没有？问谁呢？全知全觉的死了。

最好不说话，如果非说不可，最好说点陈年八代。

陈年八代的意思是：不定哪个年代听说的，至今也还听见，也还听得过去。可见会有些道理，起码比生吞活剥的顶用。

这些话里有一句说：办刊物，就是出人才，出作品。这两“出”是一句还是两句，都有理由足够解释。不过没多少意思先放过一边，行文还是力求简略“为荷”。

《北京文学》一度停刊，先后总算“存活”了五十又五年，“变幻大王旗”也若干次。现在出作品选集，不免经年作难。有的年头选不清，推给篇幅限制，“存目”备考。有的年头推一个“代表”也难。就有“代表”在别的年头曾是“毒草”，又在别的年头“平反”，现在的年头又数他“帅”。

现在虽说“多元”，但“一元”派头还有皮有脸，还“唯我独革”。选家总要代表刊物要“多”，又总要有自己的“一”。要说“多”包涵，又要把自己的“一”押上去。还要在“多”中，看见有几分之“一”是自闭，直至自绝。

20世纪初，有一个大作家上教座说：“小说上官场吃不开，不能换个科长当当。小说上市场也没出息，不能够万儿八千的花花。小说顶多做做敲门砖，敲开了官场市场的门就

放下。”

慢着，这位大作家在上世纪初，怎么说的是我们今天的情况？

不忙。今天的我们，不是在说小说没人看了。看完没看完就塞字纸篓了。小说随便写了。写什么算什么了。反正官场市场都不把小说当回事了。这一门古老艺术现当今连个地盘也没有了。

上世纪初，大作家说得像今天的这个那个，并不稀奇。真正的稀奇在说到最后，得出结论……

不要着急。他说的结论需要慢慢细咽。

……结论是人们不把小说当回事以后，以后放下，以后走开。小说路上稀稀落落只剩下几个人影子，这几个爱艺术。爱，放不下，走不开，于是小说有救了。

历来，救星出现在干枯的地方，在冷落的地址，在遗弃的地盘。历来，到哪儿来找救星去，就在本身，本身的生命力。

为这本身，人们流传出来两句名言：“离功利远了，离艺术近了。”这两句话里边没有多少理念，只不过道破事实。还有快人快语的快乐，要紧的是表现了一种不易表现的精神状态：把自己的前途都卖出去了，还举着说：我愿意，我爱。

为这本身，又在陈年八代里“鹦鹉学舌”：“二出”——“出人才出作品”。

又把选集的多选少选，归到“二出”身上。

又把走开了的，出嫁他乡的，改换门庭的，眼见走向不归之路走向死胡同的，召唤回归文学本身。殊不知这召唤成了响亮的口号，成了文学运动。

这本选集上有栏目“文本典藏”。请出历史各个时期的文学标兵做本身的典范，请来当今的名家点评典范本身的标兵光彩。

我绕来绕去起了广告作用，却不能在请出的请来的中间，找出众口一词，议论一律，一口清。

我只找出一些有关系的字，如美如爱如力……生命力、活力、原力，还有生生不息，诗的本质，和谐，梦幻，灵感，启发，奇迹……

我想在在都有道理。但必须只挑一个的话，我打算挑“爱”。因为这个字在过去，“脸上也挂着斗争”的年代，被拷问过血统、出身、经历，从受过的教育和吃过的奶，体无完肤，灭了。现如今又被媒体宣传，电视表扬，“广而告之”，“歌以咏志”，宗教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街头巷尾，打做招牌，俗了。眼见灭过，俗过。也眼见不灭不俗。忽然警觉，难道这个字也有“双刃剑”的性格。

现在比喻“双刃剑”也不少了。尤其在重要的发明上，关系着“大事”。我说的不过“小情”。“大事小情”，若出一辙。

这也是奇迹，宗教家说：“奇迹就是奇迹”。不加解释。我想必要加上猛然的感受，如同灵感：刹那兴奋，若出战栗。

2005年8月，北京。

北京55年

序二

凝固一段文学史

章德宁

为编辑这套《〈北京文学〉55年典藏》，我们忙碌在市文联资料室的地下书库里。在混合着霉味、土腥的空气中，《北京文学》几十年的合订本，静静地躺在高大、粗壮的书架上。由于编辑部多次搬家，更因为其间经历过“文革”，在杂志社已找不到全套的《北京文学》了。创刊以来的全套合订本，我这次才第一次见到。翻开泛黄、发脆的书页，创刊号上有彭真、郭沫若、周扬、梅兰芳的题辞；老舍、汪曾祺、王蒙、张志民、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吴祖光、张恨水、宗璞、林斤澜、韦君宜、管桦、牧惠、金受申、郭小川、杨沫……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竟是从五十年代起就经常出现在这本刊物上。仅凭当年如此强大的作者阵容，就不得不对这份有着55年历史的首都文学刊物刮目相看，起敬肃然！

《北京文学》的前身是《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

《北京文艺》创刊于1950年9月10日，是由北京市文联主办的、新中国成立后创刊较早的一份文艺月刊。第一任主编为老舍，汪曾祺是那时的编辑部主任。《说说唱唱》创刊于1950年1月，主编有赵树理。1951年11月，根据中国文联常委会关于调整北京文艺刊物的决定，《北京文艺》停刊了，其编辑人员与《说说唱唱》编辑部合并；直至1954年，北京市第二次文代会做出决议，《说说唱唱》于1955年3月终刊，其内容扩展，恢复《北京文艺》的刊名，于1955年4月重新创刊；主编仍为老舍，并一直担任到“文革”中不幸罹难为止。

1966年“文革”开始后，《北京文艺》一度停刊。1971年复刊为《北京新文艺》，共试刊5期，成为“文革”中全国复刊最早的文学刊物。编辑部的老同志至今仍能记起郭沫若主动为《北京新文艺》题写刊名的往事。

1980年10月，《北京文艺》正式更名为《北京文学》。著名作家杨沫、王蒙、林斤澜、李陀、浩然、赵金九、刘恒先后担任刊物的正、副主编；1971年《北京文艺》复刊后一直到1981年的十年间，未任命过主编，而称“主要负责人”。著名作家张志民和职业编辑谭谊、李清泉、苏辛群都当过《北京文学》（《北京文艺》）的主要负责人；80年代后的十几年间，实行的是编辑部主任负责制；1993年开始，实行社长兼执行副主编负责制；1996年我担任社长兼执行副主编之前，陆续主持过《北京文学》工作的有周雁如、陈世崇、蓝春荣、傅用霖。一代代编辑家的胆识和睿智，辛劳付出和艰难突破，成就了《北京文学》半

个多世纪的不息而生。他们之中有几位已经过世了，我们将永远深切怀念他们。纪念他们的最好方式，便是与他们的英魂共一脉心血，继续他们对《北京文学》事业的承担与挚爱。

《北京文艺》1950年创刊时，为32开本，双月刊，每期42页至60多页不等。到1955年重新创刊时，改为16开本，每期40页。至今，16开本仍然保持着，但其间，页码发生过很大变化：

1955年40页；1956年52页；1957年1~7期52页（1957年第7期，大半本是“反击右派”的批判文章）；1957年8~12期48页；1958年40页；1959年上半年为半月刊，32页，下半年又改为月刊，56页；1960~1964年56页（61年有好几期，纸质粗黑，粗陋如马粪纸）；1965年64页；1966年（连市文联资料室都没有，已不知其面目，据说到第5期就停刊了）；1971年12期~1972年12月，不定期，共试刊5期，88页、104页、80页不等，称《北京新文艺》；1973年~1994年，基本是80页；其中1973、1974、1975为双月刊；1995~1996年96页；1997年112页；1998~2002年120页；2003年改为半月刊，上下半月刊各为136页；2004年~现在，上下半月刊各152页。

明年，《北京文学》两刊的定价都是七元钱了，而整个的五、六十年代直至1978年，每期都只售二角钱左右。如1958年第10期，定价一角五分；1978年，每册二角五分；1979年，每册三角；十年后的1989年，涨到每册九角；1990年，每册一元五角；1994年，每册两元；1995年，每册三元；1997年，每册已经五元了。1998年~2005年，每期定价均为六元八角（《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每期定价七元）。

《北京文学》（北京文艺）历年来的栏目设置，也经历了诸多变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如：

1955年6月号的栏目：小说·散文/诗歌/说唱/评论杂文

1955年7月号：没有明确的栏目划分，只在题目后标注体裁，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各种文字有11篇。

1957年5月号栏目：诗歌/小说·散文/评论

1957年7月号：不设栏目，只在作品后面标明；小说仅三篇，而“反右派斗争”的文字则有13篇。

1965年8月号栏目：民兵短歌/工农兵新作/工农晚会

1980年10月号，更名为《北京文学》，这一期，是小说专号。作家、作品阵容强大，汪曾祺的《受戒》，便是发在这一期上。同期作者还有张洁、李国文、从维熙、母国政、陈祖芬、孔捷生、锦云、郑万隆等人。

1999年主要栏目：今日写作/世纪观察/世纪留言/声音/思想/百家诤言/记忆/人物/旧文新读/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参考

2001年主要栏目：现实中国/作家人气榜/好看小说/天下中文/文化观察/新人自荐/真情写作/纸上交流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这一串枯燥、冰冷的文字，因为它们实际上是鲜活、有生命的，

从中折射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和发展，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北京文学》的不断变化和沧桑。这是一段凝固的文学历史，沧桑与博蕴俱在其中。同时，令我们想起许许多多令人尊敬的名字和享誉文坛乃至震惊世界的名篇：1961年1月号上刊登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竟成为引爆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的一个导火索；至今难忘的还有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方之的《内奸》、邓友梅的《那五》、林斤澜的《头像》、王蒙的《风筝飘带》、陈建功的《丹凤眼》、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刘震云的《单位》、余华的《现实一种》、刘恒的《伏羲伏羲》……以及20世纪末那一组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语文教育大讨论的文章。在1978年开始的国家级全国优秀小说奖、报告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评奖活动中，《北京文学》获奖作品达到20多篇，在全国文学期刊中名列前茅！她以自己骄人的业绩，成为新时期文学披荆斩棘的实践者和繁荣发展的见证者。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期刊面临着市场经济的严峻挑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艰窘和困难。所幸的是，《北京文学》得到了市委、宣传部、市文联领导和市财政、出版局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自2003年1月始，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上半月为《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直面现实，贴近读者，推崇名家新作、新人佳作，形成了以小说为重点，以报告文学为看点的刊物特色；2003年新创办的下半月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实践“好看、权威、典藏”的办刊理念，在栏目设置上力求“人无我有”，在选稿标准和出刊时间上力求“人有我精，我快”，这套《〈北京文学〉55年典藏》中的“名家评点名作”卷，便是《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文本典藏”栏目的结集。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套文集虽有六本、300多万字，分为中篇小说卷（上、下）、短篇小说卷（上、下）、散文随笔卷、名家评点名作卷，但仍无法囊括《北京文学》55年来的所有精华，不少获奖的作品也未能编入，而只作为“存目”“记录在案”。有几篇当年系按中篇发表的小说，此次因出版时篇幅原因，只能收入短篇小说卷。编选也只得2002年，一是因为近两年的刊物毕竟容易找到，二是近两年的好作品已出过多种选本：《好看小说选》、《作家人气榜》、《现实中国》、《老舍散文奖获奖作品集》等。

因种种原因，这套选集尚有不少疏漏、遗憾，敬请广大读者和文学前辈见谅。借此机会，谨向始终关心和支持《北京文学》的读者、作者和编辑前辈致谢！致敬！

《北京文学》已经走过了55年。在历史的长河中，55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一份杂志，则是将近六百期的积淀，摞在一起，有二、三个人之高。人们常说“著作等身”，而摞在一起的55年的《北京文学》何止“等身”？那是数倍于“等身”之巨啊！对服务于这份杂志的工作人员而言，那不仅仅是一份职业，尤其是飞翔的文学梦想，一寸一寸生命付出的无怨无悔，更有攀登人类精神高度、审美高度和人文高度的艰苦卓绝和执著。

55年，《北京文学》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和良好的文学传统。在读者心目中，她是一份关注时代、民生和人类心灵，品性高雅，张扬艺术理想的文学杂志。这是我们的财富，也是我们的精神指向。

在一个越来越物质化的时代，能够如此地真正靠近文学，乃是我们的幸福。文学温暖

我们，文学照亮我们，文学滋养我们，文学感召我们。文学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家园。文学使我们懂得敬畏、思考和感动，文学使我们富有，文学使我们拥有了一种忘我的爱，更使我们在平凡而致远中拥有一种童真般的高贵。这就是文学生生不息的魅力所在。

5年前，在纪念《北京文学》创刊50周年时，著名作家王蒙曾撰写文章《刊物比人更长久》。今天，我们纪念《北京文学》创刊55周年时，这句话仍然最能代表我们这些长期在这里工作的杂志社同仁对这本刊物最美好的祝愿——刊物比人更长久！

谨以本套文集见证你们、我们、他们的文学道路和理想。

谨以本套文集纪念你们、我们、他们的青春和不朽梦想。

2005年8月12日凌晨4点

北平五十年

中篇小说卷(上)

目录

序 上 下	林斤澜/1
序二 凝固一段文学史	章德宁/3
那 五	邓友梅/1
少管家前传	韩少华/27
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	徐小斌/63
私刑——《陕甘大道》之一	朱晓平/108
博格达童话	王 刚/139
现实一种	余 华/166
伏羲伏羲	刘 恒/192
单 位	刘震云/245
述职报告	晓 白/282
无边无际的早晨	李佩甫/295
男 户 长	何 申/329

中篇小说卷（上）

那 五

邓友梅

“房新画不古，必是内务府。”那五的祖父做过内务府堂官。所以到他爸爸福大爷卖府的时候，那房子卖的钱还足够折腾几年。福大爷刚七岁就受封为“乾清宫五品挎刀侍卫”。他连杀鸡都不敢看，怎敢挎刀？辛亥革命成全了他。没等他到挎刀的年纪，就把大清推翻了。

福大爷有产业时，门上不缺清客相公。所以他会玩鸽子，能走马。洋玩意能捅台球，还会糊风筝。最上心的是唱京戏，拍昆曲，给涛贝勒配过戏，跟溥侗合作过“珠帘寨”。有名的琴师胡大头是他家常客。他不光给福大爷说戏、吊嗓，还有义务给他喊好。因为吊嗓时座上无人，不喊好时透着冷清。常常是大头拉个过门，福大爷刚唱一句：“太保儿推杯换大斗”，他就赶紧放下弓子，拍一下巴掌喊：“好！”喊完赶紧再抬起弓子往下拉。碰巧福大爷头一天睡得不够，嗓子发干，听他喊完好也有起疑的时候：

“我怎么觉着这一句不怎么样哪？”

“嗯，味儿是差点，你先饮饮场！”大头继续往下拉，毫不气馁。

福大奶奶去世早，福大爷声明为了不让孩子受委屈，不再续弦。弦是没续，但今天给京剧坤伶买行头，明天为唱大鼓的姑娘赎身。他那后花园的五间暖阁从没断过堂客。大爷事情这么忙，自然顾不上照顾孩子。

那五也用不着当老子的照顾。他有自己的一群伙伴。三贝子、二额驸、索中堂的少爷、袁官保的嫡孙。年纪相仿，门第相当。你夸我家的厨子好，我称你府上的裁缝强。斗鸡走狗，听戏看花。还有比他们老子胜一筹的，是学会些摩登派的新奇玩意儿。溜冰、跳舞、在王府井大街卖呆看女人，上“来今雨轩”坐茶座泡招待。他们从来不知道钱有什么可珍贵的；手紧了管他铜的瓷的、是书是画，从后楼上拿两锦匣悄悄交给清客相公，就又支应了十天半月，直到福大爷把房产像卖豆腐似的一块块切着卖完，五少爷把古董像猫儿叼食的叼净。债主请京师地方法院把他从剩下的号房里掏出来，这才知道他这一身本事上当铺当不出一个大子儿，连换个硬面饽饽也换不来。

福大爷一口气上不来，西方接引了，留下那五成了舍哥儿。

现实一种

二

那五的爷爷晚年收房一个丫头，名唤紫云。比福大爷还小个八九岁。老太爷临去世，叮嘱福大爷关照她些。福大爷并不小气。把原来马号一个小院分给紫云，叫她另立门户，声明从此断绝来往。

紫云是庄子上佃户出身，勤俭惯了的，把这房守住了，招了一户房客。寡妇门前是非多，不敢找没根底的户搭邻居。宁可少收房钱，租与一家老中医。这中医姓过，只有老两口，没有儿女。老太太是个痲病底儿，树叶一落就马趴在床上下不了地，紫云看着大夫又要看病，又要伺候老伴，盆朝天碗朝地，家也不像个家。就不显山不露水地把为病人煎汤熬药，洗干净净的细活全揽了过来。过老太太开头只是说些感激话，心想等自己能下地时再慢慢补付。哪知这病却一天重似一天。老太太有天就拉着紫云的手说：“您寡妇失业的也不容易，天天伺候我我不落忍。咱们亲姐妹明算账。打下月起咱这房钱再涨几块钱吧！我不敢说是给您工钱。有钱买不来这份情意。”紫云一听眼圈红了。扶着老太太坐在床沿上说：“老嫂子，我一个人好混，不在乎几块钱上。那边老太爷从收了我，没几年就走了。除去他，我这辈子没叫人疼过。想疼疼别人，也没人叫我疼。说正格的，我给您端个汤倒个水，自己反觉着比光疼自己活得有精神。您叫我伺候着，就是疼了我了。这比给我钱强！”

又过了两年，老太太觉着自己油碗要干。就把过大夫支出去，把紫云叫到床边，挣扎着依在床上要给紫云磕头。紫云吓得忙扶住她说：“您这不是净意儿的折我的寿吗？”过老太太说：“我有话对你说，先行个大礼！”紫云说：“咱姐俩谁跟谁呢？”于是过老太太就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她和过大夫总角夫妻，一辈子没红过脸。现在眼看自己不行了。一想起丢下老头一个人就揪心。这人鹰嘴鸭子爪，能吃不能拿，除去会看病，连钉个纽扣也钉不上。她看了多少年，没见紫云这么心慈面软的好人，要是能把老头交给她，她在九泉之下也为紫云念佛。紫云回答说：“老姐姐，您不就是放心不下过大夫吗？您把话说到这儿就行了。以后有您在，没有您在，我都把过大夫这个差事当正事办。您要还不放心，咱挑个日子，摆上一桌酒，请来左邻右舍，再带上派出所警察，我当众给过家的祖先磕个头，认过大夫当干哥哥！”

过老太太听了，对紫云又感激又有点遗憾。和过大夫一商量，过大夫却是对紫云钦敬不已。紫云借过端午的机会，挎了一篮粽子去看福大爷，委婉地说了下认干亲的打算，探探福大爷的口气。福大爷说：“从老太爷去世，你跟那家没关系了。别说认干亲，你就嫁人我们也不过问。”紫云擦着泪说：“大爷虽然开通，我可不敢忘了太爷的恩典。”

六月初一摆酒认干亲，紫云不记得自己父母姓什么，多少年来在户口上只写“那氏”二字，席间她又塞给警察一个红包。请他在“那”字之下加个“过”字。正式写成过大夫的胞妹。

过老太太言而有信。这事办完不久就驾鹤西逝了。紫云正式把家管了起来。人们为此对她另眼相看，称呼她云奶奶。

三

听说那五落魄，云奶奶跟哥哥商量，要把他接过来同住。她说：“不看金面看佛面。不能让街坊邻居指咱脊梁骨，说咱不仗义。”过大夫对这老妹妹的主张，一向是言听计从的。就到处打听那五的行止，后来总算在打磨厂一家客店找到了他。穿得也还体面。过大夫说明来意。本以为那五会感激涕零的，谁知那五反把笑容收了，直咬牙花子。

“到您那儿住倒是行，可怎么个称呼法儿呢？我们家不兴管姨太太称呼奶奶！”

过大夫气得脸色都变了，恨不能伸手抽他几个嘴巴。甩袖走了出来。回到家不好如实说，只讲那五现在混得还可以，不愿意来，不必勉强吧！

云奶奶不死心，再三追问，过大夫无法，就如实告诉了她那五的原话。云奶奶叹口气说：“他们金枝玉叶的，就是臭规矩！他爱叫我什么叫什么吧。咱们又不冲他，不是冲他的祖宗吗？他既混得还体面，不来就罢了。”

谁知过了几天，那五自己找上门来了。进门又是请安，又是问好，也随邻居称呼“云奶奶”，叫过大夫“老伯”。尽管辈分不对，云奶奶还是喜欢得坐不住站不住。云奶奶问他：“我怕你在外边没人照顾，叫你搬来你怎么不来？”那五说：“说出来臊死人，我跟人合伙做买卖，把衣裳全当了作本钱，本想货出了手，手下富裕点，买点什么拿着来看您，谁想这笔买卖赔了……”

云奶奶说：“自己一家人，讲这虚礼干什么？来了就好。外边不方便，你就搬来住吧。”

那五难道是个会做买卖的人么？

买卖是做了一次，但没成交。天津有个德国人，在中国刮了点钱，临回国想买点瓷器带走。到北京几处古玩店看了看，没有中意的。那五到古玩店卖东西，碰上他在看货，就在门外等着。等外国人出来，就上去搭讪，说自己是内务大臣家的少爷，倒有几宗瓷器想出手，可以约个时间看看。外国人要到他府上拜访，他说这事要瞒着家里进行，只能在外边交易。约定三天后在西河沿一家客店见面。那五并没有瓷器。但他知道索家老七从家中偷出一套“古月轩”来，藏在连升客栈。索七想卖，又怕家里知道不饶他。那五就找索七说，现在有个好买主，买完就运出中国。不会暴露，又能出大价。你出面怕引起府上注意，我担这个卖主名义好了。事情成了，我按成三破四取佣金，多一个大子儿不要。可你得先借我几十块赎赎当，替我在这客栈包一间房，要不够派头，外国人就不出价儿。索七少比那五还窝囊，完全依计照办。过大夫来找那五时，那五刚搬进客店，还在作发财梦。当然毫不热心。

索七嘴不严，这事叫廊房头条的博古堂古玩店知道了。博古堂掌柜马齐早知道索七偷出这套东西来，一直想弄到手，谈了几次都因为要价高没成交。可是东西看到过，真正的“古月轩”，跟他所收藏的几个小碗是一个窑。恰好德国人来他店中看货。他就悄悄吩咐大伙计，把几个“古月轩”的小碗摆到客厅茶几上。外国人看完货，他让到客厅去休息。假作毫不在意的样子，提起茶壶就往那“古月轩”碗里倒茶，并捧给了德国人。德国人接过

茶碗一看，连口称赞，奇怪地说：“你们柜上摆的瓷器都并不好，怎么平常用的茶具反倒十分精美？”

马齐一听，哈哈大笑，说：“你要喜欢，卖给你，比你认为不好的任何一种都便宜，连那一半钱也不值！”

德国人说：“你开玩笑？”

马齐说：“完全实话。”

德国人问：“为什么？”

马齐说：“这是假的。你看的看中意的那些是古瓷，这是当今仿制品！买瓷器不能光看外表！要听声、摸底儿、看胎！”他说着从前柜拿来一件瓷器，一边比较一边讲，把个外国人说得迷迷糊糊。最后他把没倒茶的两个碗叫学徒用棉纸包了，放到德国人跟前说：“买卖不成仁义在，这一对不值钱的假货送你作纪念！”

那德国人把这碗拿回去，反复地看。没两天就把“假瓷”的特征全记在心里了。等他去客栈拜访那五时，那五一打开箱盖他就笑了起来。这不和博古堂送他的假货一模一样吗？但他却出于礼貌并不说破。问了一下价钱，贵得出奇。再看那五住得这么寒酸，也不像个贵胄子弟，连说“No, No”，起身走了。他很感激博古堂的掌柜教给他知识。到那儿把柜台上摆的假瓷器当真货扫数买走，高高兴兴回德国了。

买卖不成，索七怪那五作派不像，逼着叫他还赎当的钱。也不肯付住宿费。那五把赎出来的衣服又送回当铺，这才投奔云奶奶来。

过了不久，马齐终于由人说合，只花了卖假瓷器的一半钱，把索七的真货弄到了手。等索家发觉来追查时，他早以几倍的高价卖给天津出口商蔡家了。

四

云奶奶是自谦自卑惯了的，那五肯来同住，认为挺给自己争脸。就拿他当凤凰捧着。那五虽说在外边已混得没了体面，在这姨奶奶面前可还放不下主子身份。嘴里虽称呼“云奶奶”，那口气态度可完全是在支使老妈子。他是倒驴不倒架儿，穷了仍然有穷的讲究。窝头个儿大了不吃，咸菜切粗了难咽。偶而吃顿炸酱面，他得把肉馅分去一半，按仿膳的做法单炒一小碟肉末夹烧饼吃。云奶奶用体己钱把衣裳给他赎出来之后，他又恢复了一天三换装的排场。换一回叫云奶奶洗一回，洗一回还要烫一回。稍有点不平整，就皱着眉头说：“像牛嘴里嚼过似的，叫人怎么穿哪？”云奶奶请来这位祖宗，从早到晚手脚再没有得闲的时候了。

过大夫仍住在南屋。那五来后，他尽量少见他少理他。这他还是忍不住气。有天就借着说闲话儿的空儿对那五说：“少爷，我们是土埋半截的人了，怎么凑合都行，可您还年轻哪。总得想个谋生之路。铁杆庄稼那是倒定了，扶不起来了。总不能等着天上掉馅饼不是？别看医者小技，总还能换口棒子面吃。您要肯放下架子，就跟我学医吧。平常过日子，也就别那么讲究了。”那五说：“我一看《汤头歌》《药性赋》脑壳仁就疼！有没有简便点

儿的？比如偏方啊，念咒啊！要有这个我倒可以学学。”过先生说：“念咒我不会。偏方倒有一些，您想学治哪一类病的呢？”那五说：“我想学打胎！有的大宅门小姐，有了私情怕出丑，打一回胎就给个百儿八十的！”过先生一听，差点儿背过气去！从此不再理他——那年头不兴计划生育、人工流产，医生把打胎看作有损阴德的犯罪行为！

五

那五在云奶奶家住了不到一个月。虽说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可耐不住这寂寞，受不了这贫寒。好在衣服赎出来了，就东投亲西访友想找个事由混混。也该当走运，他随着索七去捧角儿，认识了《紫罗兰画报》的主笔马森。马森见那五对梨园界很熟，又会摆弄照相机，就请那五来当《紫罗兰画报》的记者。

这《紫罗兰画报》专登坤伶动态，后台新闻，武侠言情，奇谈怪论。社址设在煤市街一家小店里。总共两个人。除去马森，还有个副主笔陶芝。这两人两个作派。马森是西装革履，陶芝是蓝布大褂。马森一天刮两次脸，三天吹一次风。陶芝头发披到耳后，满脸胡子拉茬。这办公室屋内只有两张小桌，三把椅子。报纸、杂志全堆在地下。那五上任这天，两位主笔请他到门框胡同吃了顿爆肚，同时就讲明了规矩：他这记者既不拿薪金也没有车马费。稿费也有限。可是发他一个记者证章，他可以凭这证章四出活动，自己去找饭辙。

那五一听，这不是涮人吗？但已答应了，也不好拒绝，决定试试看。他干了两个月，结识了几个同行，才知道这里大有门道。写捧角儿的文章不仅角儿要给钱，捧家儿也给钱。平常多蹦蹦腿儿，发现牛角坑有空房，丰泽园卖时新菜，就可以编一篇“牛角坑空房闹鬼”的新闻，“丰泽园菜中有蛆”的来信，拿去请牛角坑的房东和丰泽园掌柜过目。说是这稿子投来几天了，我们压下没有登。都是朋友，不能不先送个信儿，看看官了好还是私了好！买卖人怕惹事，房东怕房子没人敢租。都会花钱把稿子买下来。那五很得意，觉得又交上一步好运。

《紫罗兰画报》连载着言情小说《小家碧玉》，作者是正在发红的“醉寝斋主”。不知为什么，发到第十六回，斋主不送稿子来了。正好那五在报社。陶芝委托他去拜访醉寝斋主。带去稿费，索取下文。告诉那五这“醉寝斋”在莲花河后身十号。

六

这莲花河在石头胡同背后，一条窄巷，有三五户民宅。十号是个砖砌的古式二层楼，当中一个天井，院角有一条一踩乱晃、仅容一个人走动的楼梯。一转遭儿上下各有几间房子，家家房门口都摆着煤球炉子、水缸、土簸箕。那五正在院子观望，从楼梯上下来两个人。一个是烫着发、描着眉、穿一件半短袖花丝缛旗袍、软缎绣花鞋的女人；一个是穿灰布裤褂、双脸洒鞋，戴一顶面斗帽的中年男人。这两人一见那五，交换一下眼色就站住了。男人问：“先生，您找谁？”

那五说：“有个编小说的……”

“嗯！”男人用嘴朝楼梯下面一呷，有点扫兴地冲女人一甩头，两人走了。那五弯腰绕到楼梯下，才看见有个挂着竹帘的小房。门口用白梨木刻了个横额“醉寝斋”。

这房里外两间，里间什么样，因为太黑，看不清楚。外间屋放着一张和这房子极不相称的铁梨木镶螺钿的书桌。两把第一监狱出产的白木茬椅子和一把躺椅。书桌上书报、稿纸、烟盒、烟缸、砚台、笔筒堆得严严实实。随着脚步声，从黑间屋门口钻出一个又瘦又高、灰白面孔留着八字胡的人来：“您找谁？”

“醉寝斋主先生住这儿？”

“就是不才，请坐，您从哪儿来？”

“报社，主笔叫我取稿子来了。”

“噢，坐，坐，这两天应酬太多，忙懵了，把您这个碴忘了！”

“哎哟，就等您的稿子出版呐！”

“甭忙，您坐一会，现写也来得及，上一段写到哪儿啦？”

“啊？”那五并没看这几版小说，红了脸。斋主一笑说道：“没关系，您不记得不要紧，我这儿有账！”

他坐到书桌前，从纸堆中拉出个蓝色的流水账本，翻了几页问：“在您那儿登的是燕双飞吧？”

那五说：“不，我们是《紫罗兰画报》，登的是《小家碧玉》。”

“《小家碧玉》，斋主把账本掀到底，扔到一边，又拉过一本账来，翻了翻说：“啊呀，这《小家碧玉》在哪本账上呢？噢，有了！”他又扔下这本账，从抽屉里找出本毛边纸钉的一厚册稿子，找到用金枪牌香烟盒隔着的一页，笑道：“您好运气，不用现写，抄一段就完了。”马上铺下一张格纸，拿起毛笔，刷刷刷抄了起来。那五临来受了指教，便把一张一元钱的票子捏在手中，转眼斋主把稿子抄好，叠起来放进信封，那五便把那一元票子放在了桌上。斋主看了一眼钞票，却不动它。回身冲里屋喊道：“来客人了，快沏茶呀！”

屋里走出个五十来岁的妇女，圆脸、元宝头，向那五蹲了蹲身说：“早来了您哪，请坐您哪！这浅屋子破房的招您笑话。”就提起一把壶，伸手从桌上抄起那一元钱说：“我打水去。”

那五问道：“我看外边的小报上，全在登您的小说，你同时写几部呀？”

“八九部！”

“全写好了放在那儿？”

“不，写一段登一段，登一段吃一段。”

“刚才我看这《小家碧玉》不是全本都写好了吗？”

“噢，那是二手活。”

“什么是二手活？”

斋主告诉他，有人写了小说，可是没名气，登不出去。也有人写来消遣，却不愿要这名气。还有人写好了稿子，急着用钱，等不及一段段零登。他们就把稿子卖了。斋主买下

来，整整零售，能赚几分利！”

那五奇怪地说：“照这么说，只要有钱买稿，自己不动手也能出名喽？”

斋主说：“当然，这是古已有之的，明朝有个王爷，一辈子刻了多少部戏曲，没一个字是他写的！”

那五听了，眉开眼笑。拿真话当假话说：“明儿一高兴我也买两部稿子，过过当名人的瘾。”

斋主正色说：“像您这吃报行饭的，没点名气到哪儿都矮一头，玩不转，应该想办法创出牌子来。再说买来稿子您总得看，不光看还要抄。熟能生巧，没有三天力巴，慢慢自己也就写了。写小说这玩意是层纸窗户，一捅就破。”

说来说去，斋主把一部才买到手的武侠小说《鲤鱼镖》卖给了那五。要价一百大洋。那五正拿着甘子千造的假画要去当，这下就更鼓起了兴头。等他分到三百元当价后，从便宜坊出来就直接来到了“醉寝斋”，对斋主说：“钱我是带来了，得先看看货啊？”

斋主说：“您又老斗了不是？买稿子这玩意不能像买黄瓜，反过来调过去看，再掐一口尝尝。您把内容看在肚子里，放下不买了，回头照这意思又编出一本来我怎么办？隔山买老牛，全凭的是信用。”

那五把钱在手里掂了又掂，拿不定主意。斋主一拍桌子说：“罢了，我交你这个朋友了！”回身进里屋，从床下找出个破鞋盒子，在那里边掏出一本红格纸的稿本，拿到门外拍拍打打尘土，交给那五说：“你先看看回目吧！”

那五看看回目，倒也火炽热闹。可掂掂分量，看看厚薄说：“这哪能分一百段登啊？我一百块钱买下来，登三十段完了……”

斋主说：“说您年轻不是？名利是一回事，可不能一块来。您不是先求名吗？这稿子写得好，保您一鸣惊人！出名以后再图利！”

那五把钱交了出去，夹着稿子出来，自己没顾上看就交给编辑部，请求逐段发表。马森收下，一放个把月，没有回音。他每次问，马森都说：“还没看完，我看还不错。”可就不提发表的事。那五向陶芝打听消息。陶芝笑道：

“那人卖给你稿子，就没告诉你登稿子的规矩？”

那五问：“我看咱们登醉寝斋主的稿子也没有什么规矩呀，不就发一段给一块钱吗？”

副主笔笑了起来。对他说：“醉寝斋主好比马连良，是唱出名的了，他只要登台就不怕没人捧场。您哪，好比票友，票友唱戏不能挣钱，而要花钱。租场子自己出钱，请场面自己出钱，请人配戏自己出钱，临完还要请人吃饭、送票，人家才来捧场。演员唱戏为的是吃饭。票友唱戏是图出名。图找乐子！捧红了自然也能下海，可先得自己花钱打下底儿来。”

那五又掏出一百元，请陶芝给他开个名单，在宴宾楼请了一桌客。《鲤鱼镖》这才以“听风楼主”的笔名登载出来。自这天起，有些朋友见面就叫他“作家”，祝贺他“一鸣惊人”，说是重振家声大有把握了。那五嘴上谦虚，可心里就像装了四两烧刀子①晕乎乎热

① “烧刀子”——白干酒。